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五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虞士朋 太中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者一理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爲一畫者二也兩儀生四象者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二畫者四也四象生八卦者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三畫者八也爻之所以有奇有偶卦之所以三畫而成者以此而已是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聖人又已分明說破亦不待更著言語別立議論而後明也此乃易學綱領開卷第一義然古今未見有識之者至康節先生始傳先天之學而得其說且以此爲伏羲氏之易也說卦天地定位一章先天圖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之序皆本於此若自八卦之上又放此而生之至于六畫則八卦相重而成六十四卦矣六十四卦之上又放此而生之至十二畫則六十四卦相重而成四千九十六卦矣焦貢易林是也

剛柔雖若各有所偏必相錯而後得中然在乾坤二卦之全體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則不待相錯而不害其爲全矣其爻位之無過不及者如乾坤之二五亦不待相錯而不害其爲中矣陰陽變化而太極之妙無不在焉於此蓋可見也今謂乾剛坤柔便有所偏恐於二卦之彖及二五之爻詞有不通者其論四爻過不及之淺深則爲精密非它說之所及矣

用九用六當從歐陽公說爲揲著變卦之凡例蓋陽爻百九十二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百九十二皆用六而不用

八也特以乾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篇首故就此發之此歐陽公舊說也而愚又嘗因其說而推之竊以爲凡得乾而六爻純九得坤而六爻純六者皆當直就此例占其所繫之辭不必更看所變之卦左傳蔡墨所謂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者可以見其一隅也蓋羣龍无首即坤之牝馬先迷也利永貞即乾之不言所利也

學而首章甚善但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不可偏舉今所引顏子功夫乃專爲力行事耳

二章所謂不失其愛敬之本心則仁不可勝用者甚善但有子亦據實理而正言之非曲爲當世而發也

巧言令色求以悅人則失其本心之德矣不待利已害人然後爲不仁也

三年無改乃謝氏之說其意美矣然恐過之不若游氏尹氏之爲實也

無諂無驕一章文義東坡得之蓋無諂無驕隨事知戒足以自守矣然未見其於全體用功而有自得處也樂與好禮乃見其心之所存有非貧富之所能累者此子貢所以有切磋琢磨之譬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先畧而後詳先粗而後精之意大學乃斷章取義不必引以爲說也

如愚之說爲不知之說焉得知之說觀過之說皆恐失之過高後亦多類此者詳其意味似從張無垢議論中來其爲得失非但訓詁文義之間而已此須異日子細商量今未敢容易說也一以貫之乃聖門末後親傳密旨其所以

提綱挈領統宗會元蓋有不可容言之妙當時曾子默契其意故因門人之間便著忠恕二字形容出來則其一本萬殊脉絡流通之實益可見矣然自秦漢以來儒者皆不能曉直至二程先生始發明之而其門人又獨謝氏侯氏爲得其說今不考焉而但以忘物我者爲言吾恐其失之遠也况夫子以此語告子貢乃因博學多識而發其與忘物我者又有何關涉耶

答虞士朋

昨承寄示趙倉易論語說足院愁疾易說簡易精密不惟鄙意多所未及警發之深而近世諸儒說不到處亦甚多甚不易其玩索至此深恨未得一見面扣其詳也但象數乃作易根本卜筮乃其用處之實而諸儒求之不得其要

以至苛細繳繞令人厭聽今乃一向屏棄闊畧不復留意却恐不見制作綱領語意來歷似亦未甚便也昨於乾坤二卦畧記所疑之一二今謾錄呈幸爲詳之試因話次以盛意扣之看有何說却以見報熹與之未相識不欲遽相辯難千萬不必云熹所說也論語說有意古人爲已之學意亦甚正但覺看得張無垢文字太熟用意太切立說太高反致失却聖人本指處多今亦未欲遽論二說謾往并煩扣之亦勿云熹所寄也

答游誠之九言

示喻讀書玩理次第甚慰所懷但嚴立功程寬著意思又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也所論日用功夫尤見其爲已之意但心一而已所謂覺者亦心也今以覺求心以

覺用心紛拏迫切恐其爲病不但攫苗而已不若日用之間以敬爲主而勿忘焉則自然本心不昧隨物感通不待致覺而無不覺矣故孔子只言克己復禮而不言致覺用敬孟子只言操存舍亡而不言覺存昧亡謝先生雖喜以覺言仁然亦曰心有知覺而不言知覺此心也請推此以驗之所論得失自可見矣若以名義言之則仁自是愛之體覺自是知之用界分脉絡自不相關但仁統四德故仁仁則無不覺耳然謝子之言侯子非之曰謂不仁者無所知覺則可便以心有知覺爲仁則不可此言亦有味請試思之克齋記近復改定今別寫去後面不欲深詆近世之失波動危迫等語皆已削去但前所論性情脉絡功夫次第自亦可見底裏不待盡言而後喻也因見南軒試更以

此意質之當有以相發明爾

答游誠之

仁覺之說前書已詳報矣此書所喻惻隱似非出於覺者此語甚佳但所謂覺之一字未必不佳者鄙意亦非以覺爲不佳但謂功夫用力處在敬而不在覺耳上蔡云敬是常惺惺法此言得之但不免有便以惺惺爲仁之意此則未穩當耳所喻從前馳驚之過此非明者不能自知甚善然既自知之則亦自改之而已它人不得而與也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奧正當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耳

答游誠之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入

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無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閑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有時者為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却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所答石呂二書寫呈但子約書中語尚有病當時不暇子細剖析明者擇焉可也

答吳伯起

成都之諾乃爾輕發可恠然亦在我者有以致之但當自

省不當責人也渠近辟韜仲不下次第愈縮手矣趙總卿頃得書甚相念不知所許竟如何然吾之所謂義者無窮而彼之具析體究對移者有盡但十二時中常切照管勿令有滲漏處則彼之來者不足問矣今人戚戚不能信命者固無足道然謂付之造物亦非極摯之語此處儘要見得分明便不動心不可只靠一言半句海上單方便以爲足恐事變之來抵當不去恐成好笑也

答吳伯起

且審聞善感發判然義利之間衰懦之餘警省多矣然一時意氣易得消歇正要朝夕講求義理以培植之不可專恃此便爲究竟也

答歐陽慶似

光祖

項在里中雖屢獲見而常苦匆匆不及盡所欲言然已固
知所志之不凡矣今辱惠問乃慨然有志於學甚善甚善
抑嘗病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爲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爲
先而急於聞道是以文勝其實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
止方竊以是反而求之而未之有得也愧辱下問之勤無
以稱塞敢私布之不識明者謂之然否

答歐陽慶似

所需序文迫歲冗甚不暇執筆然爲學治己之方前此講
之熟矣當官之務推此而達之則奉法愛民不求聞達皆
吾分內事耳此固不待拙者之言又況其外之文乎呂氏
童蒙訓下卷論守官之法亦頗明備暇日更試考之當有
益也

答嚴居厚

士敦

示喻進學加功處甚善觸事未能不爲事物所奪只是未遇事時存養未熟所以如此然又別無他岐不可欲速但常存此心勿令間斷講明義理以栽培之則久當純熟明快矣科舉之習前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時好則心地恬愉自無怵迫之累昨見所論三子具體而微似未免太拘時好然務爲奇險反使詞義俱不通暢久欲奉告而未及也因此布陳僭易僭易

別紙喻及養氣之說足見講學不倦之意但此章文義正自難明且當虛心平氣反復諷誦久當有味今以迫切之心求之正猶治絲而棼之雖欲彊爲之說終非吾心所安穿鑿支離愈叛於道矣今且據來喻而畧言之縮字訓直

禮書如此處多先儒之言似不可易壹字非訓一便只是
一字乃專一之意耳記得程先生有說志專在淫僻豈不
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試以是思之知言則知義理
之所在無毫釐之差故日用之間有以集義而生浩然之
氣誠淫邪遁四字有次序而無彼此之分如楊墨釋老之
言無不具此四者然今亦未易遽論也請且如前說反復
玩味要之以久自當釋然有解悟處不必廣求徒勞日力
只二先生有說處抄出同看可也

答立子野

示喻觀玩之別想已有成說茲因下問之及嘗竊思之敢
布左右蓋易有象八卦然後有辭卦爻筮有變老陰然後
有占辭爻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辭則各因象

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之所值之辭而決焉其示人也
益以詳矣故君子居而學易則既觀象矣又玩辭以考其
所處之當否動而諏筮則既觀變矣又玩占以考其所值
之吉凶善而吉者則行否而凶者則止是以動靜之間舉
無違理而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蓋觀者一見而決玩者
反復而不舍之辭也筮短龜長之說惟見於左氏元凱之
注理固有之但先王制卜筮之法至嚴至敬虛其心以聽
於鬼神專一則應疑貳則差故禮曰卜筮不相襲蓋爲此
也晉獻之欲立驪姬以理觀之不待卜而不吉可知及其
卜之不吉也則亦深切著明已矣乃不勝其私意而復筮
之是以私心爲主而取必於神明也豈有感通之理哉此
所以筮之雖吉而卒不免於凶也今不推其所以聽於鬼

神者之不專不一而遽欲即此以校龜筮之短長恐未免乎易其言之責也理則一而已矣其形者則謂之器其不形者則謂之道然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是以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指是以明道之全體也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說也不審高明以爲然否

答立子服膺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貴猶重也言寵辱細故而得之猶若驚焉若世之大患則在當貴重之而不可犯如愛其身也寵爲下者寵人者上於人者也寵於人者下於人者也是辱固不待言而寵亦未足尚今乃得之而猶若驚而况大患與身爲一而可以不貴乎若使人於大患皆若其將

及於身而貴重之則必不敢輕以其身深預天下之事矣
得如是之人而以天下托之則其於天下必能謹守如愛
其身而豈有禍敗之及哉老子言道之真以治身又言身
與名孰親而其言外其身後其身者其實乃所以先而存
之也其愛身也至矣此其學之傳所以流而爲楊氏之爲
我也蘇子由乃以忘身爲言是乃佛家夢幻泡影之遺意
而非老氏之本真矣

答丘子服

兩日連得手示爲慰貴大惠如此說固好但後一貴字別
爲一義似未安耳出生入死章諸家說皆不愜人意恐未
必得老子本指今只自夫何故以下看則語意自分明蓋
言人所以自主而趨死者以其生生之厚耳聲色臭味居